



这个世界，除了伤害与被伤害，
还充斥着满满的爱与被爱。
思慕如糖，甜到微笑，甜到忧伤。

思慕如糖

星空飘雨◎著

我们都会想起
曾奋不顾身喜欢过的那个人

请记得

此时此刻我对你的思念
因为，时光会把这一刻
变成最美好的曾经



青春畅销作家

梅吉

段年落

张秋寒

鼎力推荐

治愈系才女作家 星空飘雨
首部青春暖伤小说集

最为缱绻的情丝

最为刻骨的思慕

谱写沉淀三年的爱恋风暴

APER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思慕如糖

星空飘雨◎著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思慕如糖 / 星空飘雨著. -- 北京: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3.8
ISBN 978-7-80769-047-4

I. ①思… II. ①星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89311 号

.....

书 名: 思慕如糖

作 者: 星空飘雨

.....

出 版 人: 田海明 周殿富

选题策划: 田晓辰

责任编辑: 邢楠 田晓辰

责任校对: 田晓辰

装帧设计: 新艺书文化工作室 段文辉

.....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4267120, 64267397

印 制: 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(010) 89591957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.....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5

字 数: 229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.....

ISBN 978-7-80769-047-4

定 价: 26.8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序言：流星之辉永不黯淡

总感觉对“星空飘雨”这个名字早已耳熟能详，在听说可以为她的短篇集写序言的时候，便一口就答应了下来。

回忆不由自主就追溯到了初次在清新文艺风格杂志上见“星空飘雨”的时候，那年的她用近乎空灵的文笔和跌宕起伏的剧情，描写着青春岁月里爱与命运的残酷和无常、温暖和信任、接近和思慕、背叛和错落……那么轻易，就有触动人心的力量。

后来越来越多地在杂志上看到她的文字，《花火》、《爱格》、《许愿树》、《紫色年华》……并且大受好评。天资聪颖且有一颗敏感细腻内心的她，出道很早，并且在写作上，近乎有着无论遭遇何种困难都不退缩的勇气。

其实我是佩服星空飘雨的，至少她拥有能够支撑她一直走下去的梦想，并且一直没有放弃为之努力。后来有段时间，鲜少见到她的短篇，才发现她突发奇想转去写长篇了，且成果颇丰，至今不过二十四岁，就已签约出版了七本小说，正陆续上市并热卖，人气急速增长，令人忍不住赞叹其长短篇皆可娴熟掌握，而她表示：“自己的梦想，只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去实现。”

与其感叹这是天赋或运气，不如承认，星空飘雨一直足够努力。回想起当初读到她的短篇心中突兀的惊艳，曾以为她这样具有爆发力的才情只会是转瞬即逝的流星，如今她却早已向所有人证明，流星之辉永不黯淡。

幸好还有这本短篇集，也是她蓄势三年的一场盛大回归。

借这个机会，我们终于可以好好回顾那些当年感动过我们的青春点滴，
星空飘雨非常擅长写短篇故事，青涩感人的情愫，对节奏的巧妙掌握，深入
刻画人物心理，伏笔众多的剧情，出乎意料的结局……

错肩之恋、成长季风、青春萌爱，这是一本令大家因年少时光感动的短
篇集，值得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，捧在手中细细地读。



(青春作家 段年落)

序言 流星之辉永不黯淡 /001

错肩 之恋

第一辑

- 将心寄放在你这里 /003
那一秒说过“我爱你” /016
我们都是木头人 /029
爱已走失在这清晨 /039
就连星星也坠落成歌 /053
精灵唱尽夏天的忧伤 /064
绯贞 /074
愿你在我的未来里 /085
少年已忘却那片流沙 /096

成长 季风

第二辑

- 草莓·月桂·未央花 /111
许我为你落一滴泪 /123
青春是一抹失了明的光 /136
记忆的名字叫永殇 /149
韵律 /161

萌爱 岁月

第三辑

糙妹子的“轻松熊”之恋 /173

腐女孩也有春天 /185

不说再见，不说我爱你 /197

是你予我温暖星光 /208

吃货朱然然的幸福生活 /221

后记

勇敢追逐最初的梦想 /233

diyiji diyiji cuoji
cuojianzhilian
cuojianzhilian



第一辑

错肩之恋

将心寄放在你这里

我只是无端地想念，一些曾用了所有信任去滋养的爱，一些从我生命中出现然后消匿的人。

苏之，你离去之后还能有谁，敢将心寄放在我这里。



在你们这里寄放一下可以吗？

1998年冬天，我在家中的小饭馆帮忙，那时也只有十二岁左右，每天要做的事情却多得吓人。饭点之前挥汗如雨地打扫店里的卫生、帮助上菜、整理桌椅并关店门，从早到晚都忙碌不堪。

记忆里的幼年一直充斥着油烟夹杂各式各样饭菜的香味，闲暇的时候我会叼着一根小草，坐在饭馆的门前百无聊赖地发呆，街坊都和我相熟，看到我时会招呼：“沃然啊，不忙啊，家里生意可好？”我笑着应答，然后在邻居走远时，还有一句两句话，随着风轻轻地飘过来。

他们说：“苦命的娃呀，这么小的岁数，在家干这类活，还不是因为那个没良心的后爹……”

我抬头去看云彩，无所谓地微笑，年少的心总是强大而无畏惧的，我始终相信所有的逆境都将消匿，黑暗的未来也终究会有转机。

是的，那一年，十二岁的我遇到了十四岁的苏之。

冬至的夜晚，天黑得格外早，继父早已回家歇息，我打扫完店内卫生后，正踩着凳子摇摇欲坠地伸手去拉铁拉门打算落锁，他就这样从黑暗的街角逃似的蹿了出来，闷头冲进了店里，而我受到惊吓，“哇”的一声就从凳子上摔了下来。

狼狈不堪的少年，穿着已经看不出颜色来的旧衣，浑身泥土斑斑，脸上

还带着血迹，只有双眼意外的明亮，在黑夜里如同闪亮的繁星，手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小包袱，对着我欲言又止的样子。

摔了个四脚朝天的我愤愤爬起来，没好气地质问：“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已经歇业了，要吃夜宵明天早点再来吧。”

他看着我，忽然就把手里的东西递给了我：“在你们这里寄放一下，可以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我重新打量了他一下，说着。

那时的餐馆和商店往往也为相熟的邻居帮忙寄存物品，连赊账什么的也被允许，每月底拿账单上门要钱就是，邻居家阿婆甚至连家中钥匙都寄放过来，信任地瞅着我们絮絮地说着：“孩子出去了，我怕我进不来家门哩。”

我在脑海中搜寻着男孩的面孔，却一无所获。

“我家在街口住，我刚来这边不久的。”少年低头在登记簿上歪歪扭扭地写着字，“寄放在这儿，不要告诉别人，行吗？这是我的名字。”

“好，你有空就来拿。”我挥手大度地说着，仔细地辨认着他的名字——苏之。



告诉我你的名字吧，我会记住的

第二天，我们所住的巷子里就发生了大事件，一对新搬来的夫妇言语不合大打出手，而屡屡遭受家庭暴力的妻子终于不堪重负，将尖锐的西瓜刀插入了丈夫的胸口。

前来就餐的人们不断摇头惋惜。

“多可惜的一个家庭啊，散了。”

“撒下那个十来岁的小孩没人管，唉，造孽啊……”

我照例在饭馆里帮忙，只是时不时好奇地往外看一眼，几辆警车堵在巷前，警灯闪烁，周围也已经拉上了警戒线，最后我看到警察将惊恐未定的少年一起带上车，他的面容是那么熟悉。

是苏之。

我一直心乱如麻，晚上关门时却意外地碰到了放在桌下的布包，我细心

地拿到后面我的房间去收好，一瞬间想起了那个前来寄物的少年。

家庭顷刻颓败，不知道孤单的苏之会是多么伤心。

很多天后的晚上我才看到他一路跑来，脸上的伤口已经包上了纱布，眼神是无悲无喜的平静。

“我来取回我的东西。”苏之面对着我淡淡地说，“你没有打开看过吧？”

“没有。”我老实地摇头，也始终没有问过那里面是什么。

这时看着他唇角上扬，微微地笑了一下。

“那个，我听说了你父母的事……”我大胆地提出话题。

苏之一面隔着包袱摸索着里面的东西，一面风轻云淡地开口：“没什么，那两个人老早就同床异梦了。”

我不知道该怎么宽慰他，想了半天，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老气横秋地说：“我请你喝冰牛奶吧。”

那天晚上我冒着被继父发现少了东西而被责打的危险，和苏之坐在已经歇业的饭馆里喝着冰牛奶，他大多数时间都一声不吭，听着我絮絮叨叨地说着笨拙安慰他的话，偶尔微微扬起嘴角，脸上的神情青涩而不失稚气。

临走时苏之看着我说：“谢谢你，告诉我你的名字吧，我会记住的。”

“沃然。”我手指蘸了水，一笔一画在桌子上写下了我的名字。

他点点头离开，背影消失在黑夜里。



把我的心也寄放在你这里吧

我用一瓶冰牛奶结交下了苏之这个朋友。

饭馆不愧是来往众多、消息灵通的一个所在，很快我就知道了那件事的后续，自知犯下杀人大罪的妻子在狱中畏罪自杀，而苏之被好心赶来的亲戚收养，仍住在他的那个家里，听说亲戚对他很好。

很多个早上我都看见苏之，再也不是一身灰土、狼狈不堪的模样，而是穿着齐整的校服，神色淡然地走在上学的路上，我挥着手叫他，他看到我，就向这边走过来。

“沃然，你怎么不上学呢？”他问我。

“继父说我一个姑娘家，上了初中也没用。”我叹口气，故作一副洒脱不羁的神态，“你加油啊。”

是的，我没上学的权利，我的父亲在我幼年就患病去世，而母亲带着命硬克夫这样的坏名声和我艰难度日，直到近年嫁给了继父，母亲却意外的车祸身亡，继父没有将成为累赘的我扫地出门已属不易，所以我也没法再有上学那些奢侈的要求。

苏之伸手揉了揉我的头发：“那我来教你，晚上等我。”

从此，每当苏之放学之后，都会来我们家饭馆吃饭，然后在角落空闲的桌子上做作业，继父竟然也意外地容忍，等到十点多饭馆关门的时候，他开始将书上的习题一点点教给我。

我看着苏之微蹙的眉角，忍不住问他：“父母不在身旁，寂寞吗？”

他慢慢地摇了摇头。

“真厉害，我就觉得很寂寞。”我喃喃地说着。

苏之愣了一下，缓缓伸手，安慰地摸上了我的头发。

自从有了苏之的陪伴，仿佛日子也有了斑斓的色彩，就这样度过了两年的时间，依旧是一个冬至的夜晚，苏之忽然来找我，告诉了我他们要搬走的消息。

十六岁的少年，已经比我高出了一个头，在早早到来的天黑之中我咬着嘴唇看前来告别的他，想要微笑着送别，挤出的表情却是比哭还要难看的样子。

“这个，寄放在你这里吧。”苏之把一个小包裹递给了我，神情如同第一次把东西托付给我般认真。

“好的。”我几乎是一把抢了过来，蛮横地说，“那你可是要记得回来拿的，一定。”

“一定。”他笑起来，停顿了一会儿，忽然一本正经地说着，“把我的心也寄放在这里吧，沃然。”

十四岁的我，面对着突如其来的告白，轻易地就红了脸。



只要你没抛弃，就一直都在

我是沃然，从小在饭馆里帮忙，一路看着继父的生意越来越好，小饭馆也逐渐整修成了大饭店。我只有小学毕业的文化程度，大字不识得几个，却从小学会了笑脸迎人，遇到委屈也打落了牙齿往肚子里咽，也会见人说人话，见鬼说鬼话，竖起耳朵从客人的闲聊中提取着重要而感兴趣的信息。

那天傍晚我照例去帮忙上菜，却意外地听到邻居在饭桌上的闲聊。

“你知不知道，那户人家，又搬回来了。”

“哪户？”

“就那户啊，当年家里妻子杀了丈夫的……他们还有个孩子来着，叫啥的？”

“对对，有那么一个孩子，苏之，好像叫苏之。”

正在帮忙上菜的我手一抖，酱汁洒了一身一地。

不理睬继父在身后的叫骂，我一路向着他家的方向急速地奔跑而去。

所以我十九岁那年，再次看到苏之的时候，是多么惊讶。

他二十一岁，个头高挑、眉目如画，站在家门口的风中，静静地看着夜空，听到我惊天动地的脚步声，回过头来。

“沃然？是你？”

“苏之……”我冲上去紧紧拥抱他，这才知道原来数年的思念已经深入骨髓，那份朦胧的爱恋也早已铭刻到了心灵深处。

我不断地说话，几乎是贪婪地看着他久别的容颜，喃喃地叫他的名字：

“苏之，苏之……”

他拥抱我，臂弯里是让我安心的温度。

快到十点的时候，渐渐平静下来的我和他手牵手走在回饭馆的路上。

“我寄放的东西还在不在？”他忽然问我。

“在。”

“那么，别的呢？”

我慢慢摇头，若有所思地看着他说：“可是我不知道你的心还在不在。”

苏之笑了，点燃一支烟，慢慢地说：“在的，爱和信任是同等重要的东西，只要你没抛弃，就一直都在。”

我和苏之眨眼间就成为了一对情侣，迅疾到让人不可思议，或许就是因为共同度过的那些荒芜的年少时光，和共同构建的信任桥梁。我执意地搬去和他住到了一起，据苏之所说，他已经念完了三年专科，想要回来先打工赚够了资本，就开始创业。

你相信吗，我就真的相信了他的话，将所有的顾虑尽数抛弃，心心念念地想要做个沉浸在幸福里的小女子。



反正是个幸福的小媳妇

把东西还给苏之的时候我回忆起多年前相见的夜晚，他第一次郑重其事的托付。

苏之说：“沃然，你知道吗，在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知道，你是值得我信任的女孩子。”

其实出于这么久的好奇我偶尔也有打开包裹看，是盘被透明胶带紧紧缠住的录音带，我不知道这样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寄放在我这里。

我和苏之住在一处窄小的阁楼里，租金便宜，每天清晨我都要急匆匆地跑到楼下去占用那个狭小拥挤的公共厨房，提着菜篮子洗择炒，朝阳初升，氤氲的晨光，我端着盘子上楼，身上是闻了多年的油烟味，却觉得在这个时候尤其幸福。

“好香。”苏之由衷地赞叹着。

我喜笑颜开地坐在对面看他吃，忽然凑过去，悄悄地吻了他的脸颊。

他呆滞的神情和腼腆的笑容是我记忆里最完美的收藏，苏之爱怜地揉揉我的头发：“沃然，你看你，和我在一起以后，几乎成了一个小媳妇。”

小媳妇又怎么样？反正是个幸福的小媳妇。

就在出门时我遇到了一位气质高雅却不掩憔悴的妇女，她问我：“苏之和你在在一起吗？”

我说是啊，她忽然就失控地挥手打了我一个耳光，声嘶力竭地大喊：“拿出来！”

我捂着脸不知所措，苏之从楼上冲了下来，见到这一幕，脸色变了一下：“姑姑，你干什么？”

原来那位女人是苏之的姑姑，就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抚养他的人，真是霉运，初见他的家人就被打了一顿，我委屈得直掉眼泪，快速跑上楼，苏之劝走了他的姑姑，细心地用冷毛巾敷在我的脸颊上。

“苏之，她让我拿什么？”我想起他姑姑刚才的话。

他停顿了一下，才缓缓地说：“我姑姑也命苦，家中遭遇事故，亲人只剩下我和我爸爸两个人，而我爸爸又被妈妈失手杀害，导致她精神一直不太稳定……”

我看着苏之，心中慢慢释然，他讲述的这些我都会懂，失去亲人，是怎样一种彻骨的疼痛。



这个，是要交寄存费的啊

苏之几乎每次都是半夜外出，听他说是在为朋友的一家酒店做事，先积攒够人脉和资本再独立创业，我白天在继父饭馆中忙碌不休，夜晚就在空荡的阁楼里默默地等待着他的清晨归来。

日子很苦，但是我很快乐。

直到那天，苏之再次把一个小包交给我，无比郑重地说：“沃然，这个寄放在你那里。”

即使现在我们在一起，“寄放东西”也依旧是我们之间乐此不疲的游戏，我踮起脚尖吻了吻他的唇，笑靥如花：“好啊，要交寄存费的啊。”

苏之的眼神那么温柔：“好啊，等着我，我一定会给你的。”

我目送着苏之下楼远去，背影消失在黑暗的街道上，没过多久，却忽然接到了好心邻居的电话：“沃然，快来，你的继父出事，被紧急送到医院去了！”

我的继父，从小对我冷眼相待、打骂不休，而当看到病房里他冰冷的遗体时我还是觉得难以置信，听医生说，是脑溢血猝死。

继父的亲生女儿也跟随她妈妈从遥远的地方赶来送葬，我抱着胳膊坐在寒冷的风里，忽然觉得人也无非就是如此，相遇、珍惜、错落、别离……

我掏出电话打给苏之，他的电话却不通，耳边是空荡荡的拨号音，一声再一声。

我来不及多么伤感，突然到来的警察就带走了我。



苏之，我们分手吧

刺眼的灯光下，我亲眼看到苏之给我的小包里倒出的东西，不由得屏住了呼吸。

是一枚金灿灿的戒指，雕花镶钻得华丽无比，而内侧刻着的却是不认识的名字。

警察很严肃地问着我和苏之到底是什么关系，经过他们的调查，这件东西原本就是一件被抢劫而来的赃物，他们怀疑，苏之也是某个抢劫团伙中的一员。

我拼命摇头不想去相信，那样温润儒雅的苏之，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，而当警察问到苏之的动向时，我却确实一无所知。

“既然没有结婚，就不是法律上的夫妻，那么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寄存东西和保管东西的关系。”我只能这样说，并将一切从实招来。

而警察不屑地笑笑：“你说寄存，真是个大天的笑话，老实点别想骗警察，你说如今这个社会，谁信得过谁呢？你跑去一个店家说寄存，你看看人家会不会让你存。”

我被拘留了三天，直到他们看我确实是被栽赃的，才放出了我，并让我随时汇报苏之的消息。

我失魂落魄地在街上走，从天亮走到街灯次第亮起的天黑，直到疲惫得走不动，才停在一家店门口。

我对老板说我要寄存东西，老板不耐烦地赶我走，轻蔑地说着：“就算你信得着我，我也信不着你，懂吗？天知道你寄存的是什么，赃物的话，到时候我可说不清。”